

中国校园小说精品珍藏本

男生·女生系列

李志伟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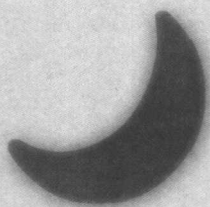
大学的月亮

讲述学生自己的故事



海天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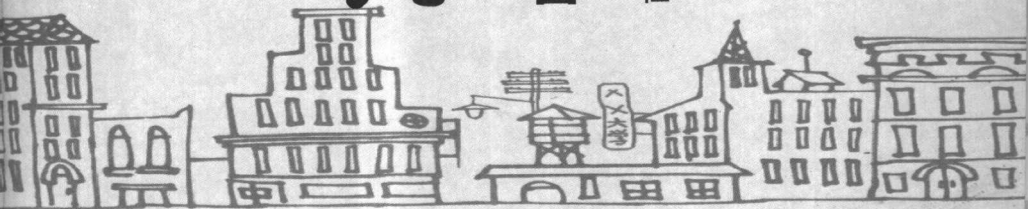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校园小说精品珍藏本



大学的月亮

李志伟 著

海天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学的月亮/李志伟著. -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
2001. 9

ISBN 7-80654-529-8

I. 大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0527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[http://www. htp. com](http://www.htph.com)

丛书策划: 陈炯 薛亮

责任编辑: 薛 亮 封面设计: 刘 晖

责任技编: 陈 炯 责任校对: 黄海燕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 印张: 8.5

字数: 180 千 印数: 1-8000 册

定价: 15.00 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在无数个
孤独的凝望中
你是我心空的一轮
寂静的明亮

千年不灭
万年闪耀
你造就了
无数个美丽的幻想

春江花月夜的潇洒
秋窗风雨夕的寂寞
都无法消磨
你无尽的清波



目 录

1	/	一、扑面而来第一天
23	/	二、南大女生少，个个都是宝
54	/	三、爱情麻辣烫
80	/	四、失恋阵线联盟
120	/	五、今夜星光灿烂
150	/	六、完全竞选手册
185	/	七、天堂大亨
231	/	八、考试炼狱
263	/	九、尾声才是开始

一、扑面而来第一天



世界上最广阔的，是海洋；比海洋更广阔的，是人的心胸；比人的心胸还要广阔的，是五彩缤纷的大学生活。

在众多家长注视下步入高考考场时，黄梦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走向大学；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他情不自禁蹦了起来，但那种情绪更像中了彩票时的兴奋，也没有与大学建立什么联系。直到火车起动十分钟之后，望着窗外不断后移的景物，他才第一次意识到：“天哪，难道我真的要去上大学了?!”

梦觉的父母坐在他身旁，一会儿望着窗外，一会儿望着儿子。但不管脖子处于何种状态，嘴的角度却不小于45度——乐得怎么也合不拢。是呀，经历了高三整整一年的提心吊胆，如今终于可以想怎么笑就怎么笑了。老父亲把他那补过的一嘴黑牙都大方地展示给对面的乘客。



车已驶出无锡，没有了温柔的山丘，放眼过去，是一望无际的田野。规整的田地一眼望不到边，田地中间，古朴的农家房屋静卧不语。清晨的雾气还没有散去，烟囱里袅袅升起淡淡炊烟，简直像一幅活灵活现的水彩画！

“真美啊！”梦觉不禁感叹，“爸妈，这里竟然没有山！”

爸妈点头，对面的一位女乘客却扑哧一声笑出来。意识到不敬，她赶紧把笑容掖进涂满脂粉的脸庞。

梦觉知道自己露怯了。但他并不惭愧，第一次出门，这是很正常的。

“小梦快看！”爸爸指着窗外提高声音，“猪呀！”

梦觉一瞧：在农家前的空地上，几只大肥猪在洋洋自得地觅食！

“真的！”梦觉与母亲几乎是异口同声，“太有意思了！”

对面的另一位中年男性乘客被吵醒。他先按按压在肚皮上的皮包，然后抹掉嘴角的口水。

“第一次出门？”他打着哈欠说，“没见过猪？”

母亲有些愤怒，“猪怎么没见过？你瞧不起人！”

梦觉急忙阻拦，他怕老实巴交的母亲吃亏。其实如果问话的是熟悉的伙伴，梦觉脱口而出就是答案：“谁说没见过猪——我对面不就是吗？”

出门在外，惹恼了陌生人不知会发生什么后果。再加上心情本来就好，梦觉拿出少见的耐心跟他解释：

“猪当然见过——不是从电视里，是活生生的猪。不过在我们家乡猪都是圈养的，像这样放在外面随便走动的，从没见过。”

“啊，原来是这样，”对面男人哈哈一笑，“我这人说话不经过大脑，绝没有瞧不起人的意思——我就是农村出来的。说到猪，嘿嘿，它可比狗聪明！你把它放在外面，一它不会乱啃庄稼——啃了要挨打；二它不会像狗一样乱跑——乱跑吃不饱——所以这里有些人把猪放在外面，既安全又省事。当然也有圈养的。”



父亲和母亲忙不迭地点头，“噢噢。”

不知不觉，火车到达目的地——南京。梦觉背着行李，搀扶父母出了火车站。南京站人山人海，有高举牌子招揽短途生意的，有动不动就拽人住旅馆的。冲出重围，梦觉说：“爸妈，咱们也不认路，叫辆出租车吧！”

父亲摇头，“叫出租车——多没意思！挤在车上，嘟的一下就到大学了，街景都没看到。”

“是呀，”母亲附和，“还是坐公共汽车好，慢悠悠地开，顺便观赏城市，还……省钱。”

梦觉了解父母的心意了，他到公共汽车站找站牌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那个心仪已久的名字：“南进大学。”

“爸妈，”梦觉招呼道，“上11路车，直达。”

南进大学距离火车站挺远，一个小时才到。从公共汽车上下来，梦觉感到自己像阿姆斯特朗第一次踏上月球。

眼前，就是梦寐以求的“南进大学”！



大门十分宽阔，由仿古的岩石砌成，透出一股庄重的书卷气；左边门柱挂一长长的金色牌匾：“南进大学”；两门柱上方横挂一条幅，迎风招展——“欢迎 XX 届新同学！”目光穿过古老的大门，正对广场。广场上人头攒动，仿佛一片黑色的海洋。广场之后，则是气势雄伟的八层大楼。那楼足有二百米长，像一头巨狮稳稳地卧在众人面前。梦觉后来才知道，那楼叫做“主楼”，南进大学的标志性建筑。

梦觉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又像乡下孩子跑进了迪斯尼乐园。惊叹之下，高中三年灌输的词汇全部忘到九霄云外，只说了一句没有水平的话：“大学大学，真是大！”

“小梦，”父亲将梦觉拉回现实，“咱们是不是进去？”

梦觉恍然大悟，“噢对，进去进去！”

广场上满是前来报到的新生和家长，还有一些臂戴袖章的纠察人员，以及吵得耳朵炸响的喇叭声：“请外语系新生到南边报到！”“请电子系新生到北边第二摊位！”“请……”

听起来好像喧闹的农贸市场一样。

在湍急人流的冲击下，梦觉早已分不清东南西北，还险些与父母失去联系。

“小梦！”梦觉看见父亲脖子上的青筋迸起，异常努力地喊着话，“你……我们……”

周遭的人都扯直了嗓子吼，梦觉没有听清父亲说些

什么。

“什么？”梦觉大声喊道。

父亲摇头，表示也没听清。

幸亏母亲不信奉“君子动口不动手”，一把将梦觉拽过去。

“小梦，你先去报到！”母亲对着他的耳朵嚷，“别管我们，我跟你爸到校园里溜溜，看看景。”

梦觉知道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“到哪里会合？”

“到……”母亲思索半天，找不到合适的地点。他们只知道大门广场，可在广场的海洋里，三粒沙子相会的概率几乎为零。

“到招待所！”还是父亲反应快，“你在这里报到，我们到学校招待所报到！”

父亲是出门办过事的人，梦觉放心。正想最后再叮嘱几句，一家人已经被人潮冲散。

梦觉回头寻找自己的归宿：在广场两侧，排列着十几个“摊位”，摊位上方用竹竿挑着旗帜。夏风并不温柔，像调皮的孩子玩弄着纸片，旗帜不安地左摇右摆。辨认良久，梦觉才看到一面旗上有“气”这么个字。

分开人群，在各式各样的气味中奋力穿梭好几分钟，梦觉来到“气”字旗下。

旗下摆着一张双人课桌，一张双人课椅。梦觉本希望看见尊敬的大学教授，好像大学里都是潘文尔雅、知识渊博的教授——但不是，桌后挤着三个人，两个戴眼镜的男人——叫男人似乎勉强，他们胡须都长得





直气壮；中间挤着一个小姑娘，看起来甚至比自己还小。

“老……老师，”梦觉还是把这个词艰涩地推出嘴唇，“请问这里是电气系吗？”

“这里不是电气系，这里是电气系的摊位，”左边的男人力图用成熟的语气回答，“我也不是老师，我是学生会的。”

“学生会？”

“不懂？‘学生会’就是‘学生的会’嘛，像‘工会’一样。”右边的男人说，“我们是学生会的干部，大三学生——‘大三’你总明白吧？”

“听说过，”梦觉点头，“‘女大三，抱金砖’。”

连那一本正经的小女生扑哧一声也笑了，“什么呀，‘大三’就是大学三年级呗，真笨！”

梦觉不安地低头盯自己的脚尖，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动作。

“我来介绍一下吧，”左边男生说，“我是电气系学生会主席，这是学习部长，这位小姐，是我们学生会的才女，女生部部长。”

部长？主席？对于“部长”和“主席”的概念，梦觉都是从电视里得来。好像部长都应该是头发花白、在漂亮的大会堂里侃侃而谈的智者，至少也应该穿着西服，但这三个人……年轻不说，衣服都汗湿贴在身上，说不出的狼狈！

“我是电气系的新生，”梦觉不敢多想，“我的专业

是电力系统及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!”“主席”点点“女生部长”面前的本子,“签个到吧。”

梦觉弯下腰,好不容易写上自己的名字。后面老有人撞他的屁股,写出的字歪歪扭扭,怎么看怎么对不起“大学生”的称号。

“行了,”“学习部长”大拇指向主楼一翘,“到主楼交钱。”

原来这里只是签到而已。谢过主席部长,梦觉像朝圣者一样随着人流步入主楼大厅。刚到门口,一股汗臭轰的扑鼻而来,差点把他冲一个跟头。

“请问……”梦觉屏住呼吸,对门口桌子上的中年妇女说,“电气系在哪里报名?”

“那边。”中年妇女不抬头,随手一指。

梦觉待要看清指向,那女人已经收回玉手。梦觉不好再问,只好随波逐流,走到哪里算哪里。

像走电脑游戏的迷宫一样,梦觉尽量顺着右边走了一圈,终于找到一张桌子,桌上翻倒的小牌子有点面熟。翻过来一看,果然是“电气系”三个字。

“老师,您好,”梦觉对桌后两鬓稍白的老年男人说,“我是电气系的,我要报名。”

“好啊,”老男人露出和蔼的笑容,让梦觉怀疑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,“哪个专业?”

梦觉念出那个熟读一万遍的绕口令:“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。”





“噢，发配电。”

梦觉怕弄错了，急忙更正：“不是发配……什么的，是‘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’！”

老年男人笑了，“同学，我在这学校工作几十年了，电气系只有三个专业：电机、自动化和发配电——你就是发配电！”

“我不是发配电！”明明是考上大学，怎么叫“发配”？梦觉感到很晦气，“我学的是‘电力系统及……’”

“及其自动化，对不对？”老年男人打断，“那就是‘发配电’专业，过去这样叫，现在这样叫，未来还是这样叫！”

梦觉产生一种上当的感觉，“那为什么招生简章上写‘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’专业？”

“不那么写，谁来报呀！”

“你——”

看梦觉的眼泪快要下来，老年男人急忙摆摆手，“别难过，小伙子！其实‘发配电’专业是南进大学最吃香的专业，招生分数历年都是最高！人家电厂、电力设计院的才不认什么‘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’，人家只认‘发配电’。”

梦觉不知该喜还是该悲，只有两行热泪淌下——从鼻子里出来的，最近伤风感冒鼻子不通。

“好了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老年男人说，“姓名？”

“黄……梦觉。”

老年男人翻找几页，“好，你在这里。”他指着发黄

的纸张一角说，“交钱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5000。”

梦觉吓了一跳。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挤着，他真的有可能跳起来。

“怎么这么多？”

“全年学费一次付清。还有公寓管理费、清洁费、电费……等等加在一起。”

既来之，则交之。“请等一下。”梦觉在人群中穿行，在庞大的主楼里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，将内裤里母亲一针一线缝好的口袋哧啦一声撕开。

里面是 5000 元钱。

梦觉双手握钱，挤回电气系桌前，将学费交到老年男人手中。老年男人点了三遍，然后将钱放入脚下的小型保险箱，之后写一个发票单撕下，连同一把钥匙和用橡皮筋扎好的一沓肮脏的饭票。

“这是你宿舍的钥匙，517；这是饭票，校园通用；你拿发票到新生公寓——也就是 9 号楼——一楼，该领的东西都能领到。先去新生公寓休息一下，然后体检，中午在食堂吃饭。”

“新生公寓在哪里？”

“一两句话说不清，出去跟着人走就到。”

梦觉出得门去，这才发现有壮观的人流在小道上、树丛间曲曲折折地蜿蜒前行，直抵一栋粉刷一新的六层大楼。大楼一侧用粉红圈着一个白色阿拉伯数字——





“9”。

“9号楼517，”梦觉喃喃自语，“这就是我四年大学生活的‘家’！”

凭着发票，梦觉在门卫老大爷那里领了锅碗瓢盆，还有一系列床上用品。每一个物品都打着红色的印迹：“南大9#517”。梦觉扛着、背着、夹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物品，一步一挪地爬到五楼。一路的墙壁上一片雪白，分明刚刚粉刷过，但地上却流淌着辨不清颜色的污水。水房里的歌声在走廊中、楼梯间回荡：“把悲伤，都甩啦甩啦……”

“早听说大学著名的‘水房歌手’，没想到第一天就见识了。”梦觉想笑，可没笑出来——浑身肌肉酸疼，连“笑肌”——如果有的话——都抽筋了。

“517”在五楼走廊的中间，门上贴着红纸，上面写着宿舍成员的名单。在八个稀奇古怪的姓名中间，梦觉找到自己的名字。红纸的题头是“发一”，一定是“发配电一班”的缩写。梦觉心里笑起来：“去掉‘配’字，听起来还不赖！”

梦觉整理心情，推门进去。他准备着屋里的七条大汉回过头来审视，而他则潇洒地打招呼：“嗨，大家好！”

没有，屋里没有人——不，只有靠窗上铺面朝墙躺着一个人，呼噜声可以引起整栋楼的共振。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行李，梦觉扫视半天，也拿不准该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哪里。

“没有给我定床号，那应该自己选择了，”梦觉寻思，“据说靠窗的上铺最好……”

他抬头望去：两个靠窗的上铺，一个睡了人，另一个堆着行李。

“有人捷足先登了，”梦觉心想，“那么考虑其它的上铺吧——下铺可不行！”

据“过来人”说，下铺是绝对的天下下签：一是脏——老有人抬屁股就往上面坐；二是吵——尤其是中午晚上，坐了人聊天打牌，别想睡着！

幸好其它两个上铺还空着，梦觉把行李扔上背对门的那个上铺——七号床。

咣当一声，搪瓷盆惊天动地，呼噜声戛然而止。那个睡觉的人抬了抬脚，坐起来。

“抱歉，”梦觉急忙说，“我……”

梦觉本想说“我不是故意的”，但眼前的景象令他不由自主地更换主语——这位同学皱纹满额，胡子斑白！

“高考不是有年龄限制吗？”梦觉心说，“怎么让这位老人家混进来了？”

那人老成地挥挥手，开口道：“呜里哇啦呱哒吧……”

“外语？”梦觉不自觉地用上高中知识，“Pardon？”

那人一愣，操着别扭的普通话说：“请不要跟我说上海话，我听不懂。”

梦觉这才反应过来：同学来自五湖四海，这人刚才





一定说的是方言！

“我刚才说的是英语，”梦觉说，“我听不懂你的方言，请再……”

“噢，忘了，”那人一拍脑袋，“我不是你的同学，我是你同学的爸。”

“是这样啊，”梦觉在心里长出一口气，“你……您怎么睡在……”

“太累了，坐火车三天三夜呀！”那人说，“我是内蒙的，我儿子也是内蒙的，你是……”

“我来自无锡，”梦觉说，“您的儿子——我的同学呢？”

“他呀，体检去了。”

梦觉这才记起还有体检这回事。高考前已经严格体检，怎么进了学校还要体检？难道校方怕学生考上大学太高兴，以致得了不治之症？

“我也得去体检了，”梦觉有点着急，“那什么……伯父你继续休息啊！”

“好好，快去吧！”

另有一路稀稀拉拉的人流往校医院去。上午体检的人不多，大概都忙着整理行装安置新家吧。梦觉领了体检表，三下五除二把该查的项目查完。检查视力时梦觉看见一个女孩子哭了，不论戴上100度或1000度的眼镜，她连最高一层的字母都看不清——这是过度紧张引起的“什么都看不见症”。后来医生的心被哭软了，给那女孩填了个“矫正视力1.0”。梦觉到一楼的大厅交体